

漢語形容詞的現代重構與語言接觸

——以“重大、重要”為例*

周 菁 沈國威

[提 要] 經過 19 世紀一個世紀的準備,至 1920 年代末,漢語初步完成了現代轉型。轉型期內,不僅是科學術語,一般的形容詞、動詞等亦發生了極大的變化。本文考察了古典詞“重大、重要”成為現代漢語形容詞的全過程。“重大”在 19 世紀的本土文獻及辭典中已經廣泛使用,而“重要”在同一時間段尚未完成詞彙化;其後“重要”的用例增多,並被英華辭典收為譯詞。20 世紀初“重要”取代“重大”成為概念範疇 IMPORTANT 的原型(prototype)。這一變化與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漢語吸收日語詞彙的風潮密切相關,其遠因則是日語二字形容詞的劇增與定型。詞彙的現代轉型不僅僅指新詞的創製、跨語言的詞語借入、詞義與用法的演化,還包含概念範疇的重塑及原型的實現等問題。本文的考察結果揭示:漢語詞彙現代化的過程中,英中及中日語言接觸、詞彙交流發揮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關鍵詞] 新詞 二字詞 原型化 英華字典 語言接觸

[中圖分類號] H0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5) 04 - 0069 - 10

大航海時代以降,尤其是進入 19 世紀後,西學東漸,東方用漢字詞接受西方的近代知識體系,在這一過程中,新造、改造或激活了數千如“神經、哲學;政府、教室;思考、調查;正確、優秀……”等二字詞。^①其中不僅有科技術語、抽象詞彙,還包括大量一般名詞、動詞和形容詞;既有新詞,也有獲得了新生命——指詞義的改變和使用頻率的增加——的舊詞。王力說這是一個超過以往幾千年的大變化。^②形容詞也與名詞等一樣,在這一過程中經歷了全面的更新。形容詞是表示事物性質和狀態的詞類,並不直接涉及新概念的表述。那麼為什麼還會有創製新形容詞的必要?其原因不外有二,一是表達新感覺的需要,形容詞與其他詞類不同,對流行異常敏感,可以說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形容詞,故新舊更替的現象時有發生。二是為了上口,即說得出聽得懂。^③這一點主要表現在新

* 本文係 2021 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西交流背景下漢語詞彙學的構建與理論創新研究”(項目號:21&ZD310)、2025 年度浙江省高質量哲學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課題“東西文明互鑒視域下現代中國話語及概念體系的構建與數據庫建設”(項目號:2025JDKT16Z)的子課題“東亞詞彙環流與現代中國話語及概念體系的構建”的階段性成果。

增的形容詞都是二字詞形式，舊有的一字形式的形容詞，如“大”，需要與二字形式的“巨大、偉大、龐大、宏大……”等構成單雙呼應的狀態。^④以上兩種原因促成了漢語在 1900~1930 年間的轉型期裡出現了一批新的形容詞。其具體呈現方式有二，一是新造，造詞者包括中國士子、西方傳教士和日本知識人；二是傳承，即利用漢語典籍的詞語資源。關於第一種情況，周菁曾對“優秀”、“正確”的生成史做過論述，^⑤第二種情況，周亦探討過“偉大”由古典詞成長為現代詞語的機制。^⑥上述研究的成果顯示，形容詞的任何變更都應該放到更大的背景——詞彙體系的現代化進程中去考察。本文正是基於這一觀點，選取了概念範疇 IMPORTANT，^⑦對該範疇內詞語成員的消長與原型化 (to prototype) 的過程加以探討。^⑧筆者認為，現代漢語概念範疇 IMPORTANT 中的主要詞語有“重要、重大、要緊、緊要、緊切、關鍵、重”等，其中“重大、重要”是近代翻譯活動引發的詞語二字化的結果，而“重要”成為該概念範疇原型這一結果，則是受到了日語的深刻影響。

一、漢語中的“重大、重要”：詞源與演化

“重”字見於《說文》，《說文·重部》：“重，厚也。”（《漢語大字典》3768 頁）表示物理質量義是後起的，其後又派生出抽象義，指稱事物的輕重。《漢語大字典》所釋“重”義項 8 “要緊，重要”的抽象義，現代漢語只在“看重；以 XX 為重”的結構中才能顯現。而《漢語大詞典》中“重大、重要”的釋義可歸納如下：

重大：1. 謂物體大而沉重。2. 大而重要。3. 指高而重要的官位。4. 指詩文風格凝重，氣象闊大。書證上自宋元，下逮明清，連續不斷地有用例出現。

重要：1. 指重鎮、要地。書證舉《北齊書·任胄傳》。2. 謂重大而主要。書證取自 20 世紀以後的文獻。

從《漢語大詞典》的義項排列及書證可以看出，“重大、重要”二詞由具體轉入抽象的詞義變化軌迹。關於“重要”義項 2 的書證，《漢語大詞典》未能列舉 20 世紀以前的文獻，但是如果檢索《中國基本古籍庫》、《中國方志庫》等語料庫，可以很容易地追溯到元代的用例。進入 19 世紀後，無論是中國人撰寫的書籍、報刊文章，還是西方傳教士著譯、編纂的書籍和英華辭典，“重大、重要”均不乏用例，詞義與現代漢語基本相同。需要指出的是，語料庫的檢索結果顯示，“重大”作謂語時只出現在“關係重大”等固定格式中，用法上似有某種限制。這一點在現代漢語中也保留了下來。^⑨

漢籍中的“重大、重要”的用例從元代持續至清末，沿襲不斷，所以“重大、重要”既不是近代“新詞”，也不是冷僻詞。^⑩進入 19 世紀以後，“重大、重要”在外國傳教士創辦的中文定期出版物《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遐邇貫珍》和《六合叢談》中亦有用例；近代最具影響力的報紙《申報》自 1874 年起均有一定數量的用例。

以上是漢語典籍、19 世紀以降本土文獻及西人著述中“重大、重要”的大致情況。下面讓我們把視線轉向另一類文獻——英華辭典。這種雙語辭典類資料的重要性在於：展示了中外詞語概念範疇上的對應關係；譯詞的排列序列反映了該範疇成員的基本度；^⑪辭典類資料記錄了英語單純詞被譯成漢語複合詞，並固化的歷史。^⑫被辭典收錄的詞可以認為已經進入編纂者的視野。由於當時的漢語工具書以“字”為基本單位，複合詞的收錄極為有限。相比之下，雙語辭典更及時地提供了與外域事物、概念相對應的包括複合詞在內的漢語譯詞，既有書面語，也包含口語甚至方言，因此是考察 19 世紀漢語詞彙的重要資料。表 1 為 19 世紀四種主要英華辭典所收概念範疇 IMPORTANT 的中英詞語對應的情況。

表 1 19 世紀英華辭典中的“重大”與“重要”

辭典名稱、出版年、編者 ^⑬	詞條
<i>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i> , 1822, 馬禮遜	IMPORTANT is expressed by 重 heavy; 大 great; An important affair 事情重; Important business 要緊之事; Important consequence 關係重大; Important trust 重大之任; 任重
<i>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i> , 1847~1848, 麥都思	CONSIDERABLE important 重要 IMPORTANT 要緊、重要、湛湛、重貴、緊要、最、篤、成、畧、重大 MOMENT of moment 重要、要緊 PRIMARY primary importance 重要的、第一要緊的 WEIGHTY 重、要緊、重要、重大
英華字典, 1866~1869, 羅存德	Considerable important 重要、重大 Concern it is an important concern 事情重大 Capital first in importance 重大的、最大的、最要嘅、至緊要嘅 Important 要、緊要、重要、握要、重大、鈞、湛湛 Magnitude importance 重大 Moment weight, consequence 關係、重要、緊要 Primary of primary importance 第一緊要的、重要的
英華萃林韻府, 1872, 盧公明	Important 重、緊重、緊要、要緊、總要; affair 要緊之事 consequence 關係重大; trust 重大之任 Primary importance 重要的、第一要緊的 Responsibility 責任; great 責任重大 Weighty or heavy 重; or important 重要、要緊、重大

由表 1 可知,馬禮遜的辭典未收“重要”,但收有“重”、“大”、“重大”、“要緊”等。而在 1847~1848 年出版的麥都思的辭典中,“重大、重要”已經成為“considerable、important、moment、primary、weighty”等的譯詞。此後,羅存德、盧公明所編寫的辭典也採用了“重大、重要”作譯詞。後三種辭典,尤其是羅存德的《英華字典》,鴻篇巨製,幾乎全數銷往日本,成為當時日本學者翻譯西文及編纂英和辭典的主要參考書。^⑭英華辭典中“重要”作為譯詞頻繁出現,說明它早在 19 世紀前半葉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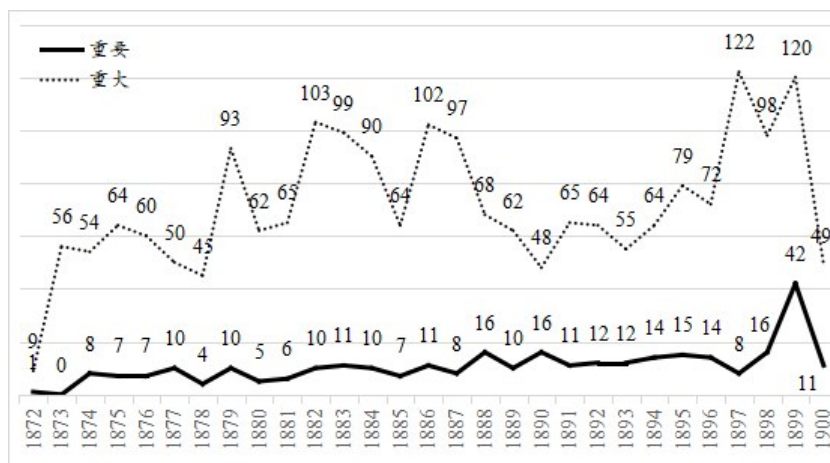


圖 1 19 世紀《申報》中“重大”與“重要”的使用頻率

在一定程度上被賦予了獨立的“詞”的身份。

從表 1 還可以知道,在馬禮遜的辭典以後,作為“important”的譯詞,“重大”和“重要”同時被採用,而且後者往往排序在前,是首選譯詞。那麼,英華辭典的譯詞選擇是否反映了本土文獻中“重大、重要”的實際情況? 以近

代刊行時間最長的報紙——《申報》為例，“重大”與“重要”從創刊的 1872 年至 1900 年的使用頻率，如圖 1 所示。從圖 1 可以發現，直至 19 世紀末，“重要”的出現頻次較少，但曲線平穩，除了 1899 年出現了一個明顯的高峰外，其他年份基本在 10 次左右。相比之下，“重大”的曲線雖然有一定的起伏，但其使用頻率遠高於“重要”。這也就是說，英華辭典的譯詞順序與本土文獻中的實際使用之間存在著差異。

在進一步展開之前，我們先整理一下現有的結論：第一，“重大”、“重要”早在元代的文獻中已有用例，二者均為漢語固有詞而非外來詞。第二，“重大”作為古代漢語中的既有詞彙，很早便出現在 19 世紀的英華辭典中，是“important”主要的譯詞之一。第三，在 19 世紀中期以後的語料中，“重要”的使用頻率較低，還不是概念範疇 IMPORTANT 的中心成員。最後，麥都思與羅存德的英華辭典中的譯詞“重要”對當時的漢語使用情況影響並不大，這是因為西人編纂的英華辭典在中國幾乎沒有流通。^⑤這樣“重大、重要”的反轉是何時，如何實現的就是需要解答的問題了。

二、日語概念範疇 IMPORTANT 的形成與定型

現代日語概念範疇 IMPORTANT 主要成員有“重い、大切、肝心、肝腎、肝要、緊要、大事、重大、重要”等。其中“重い”是日語固有詞彙，可以表示具體的物理質量，也可以有條件地表示事物的輕重；“大切”是和制漢語，由“大為迫切”而來，最初表示“緊急”義，後派生出“重要”、“優秀”、“可愛”等義，日本平安朝後期（12 世紀）已有用例。“肝心、肝腎、肝要”以人體器官功用派生出“重要”義，與“大切”相比，更多用於漢文文體，是書面語詞彙。“重大”由唐話文獻傳入日本，^⑥沿襲了唐話中“關係重大”、“事體重大”的用法。而“重要”的使用則較晚，早期的用例見於 19 世紀中期以後的翻譯書中。山中敬叟譯《砲術新篇》（1866）和神田幸平譯《經濟小學》（1867）是現階段能找到“重要”用例絕無僅有的兩種譯著，二書均以“重要之事”、“最重要者”或“頗為重要一事”、“最重要者為”的形式使用。^⑦

荷蘭語的書，往往譯自英語，例如神田幸平翻譯的《經濟小學》，其荷蘭書的原著是 1850 年出版的英語書 *Outlines of Social Economy*。與“重要”相對應的英文原文為“...may be a matter of considerable importance, as affecting the happiness of society”。^⑧日語譯著中的“重要”是與“importance”相對應的荷蘭語的譯詞。那麼，上述譯著中的“重要”從何而來？當時主要的蘭日辭典有《波留麻和解》（1796）、《譯鍵》（1811）、《長崎波留麻》（1816）、《和蘭字彙》（1858）及《增補改正譯鍵》（1864）等，其中表示“重要”義的荷蘭語“belang(rijk)”、“gewicht(ig)”、“voornaam(ste)”、“ernstig”、“gewaardeerd”與“gewichtig”等的詞條下均未見“重要”。全面繼承了蘭學譯詞的《英和袖珍對譯辭書》（1862）中“considerable”、“important”、“importance”、“weightiness”、“weighty”等詞條下，也只有“大切”，並無“重要”。上述譯著中的“重要”應該是利用麥都思英華辭典的結果。^⑨

進入明治以後，“重要”出現在另一部風靡日本的譯著——中村正直譯《西國立志編》中。本書是英國著名作家、社會改革家塞繆爾·斯邁爾斯的名著 *Self-Help* 的日文翻譯。譯者中村正直 1866 年留學倫敦，1868 年歸國之際，朋友贈書一本作為餞別的禮物，這本書正是 *Self-Help*。^⑩中村在 1870 年開始翻譯該書，第二年出版，所使用的底本是 1867 年的增訂版。英文原著“...the one to be trusted with the transaction of matters of importance”；“...but they acquire their importance from repetition and accumulation”（Smiles, 1868）^⑪中的“importance”均被譯為“重要”。根據木村秀次（2003）與黃美靜（2007）的研究，^⑫中村在翻譯《西國立志編》時，麥都思的辭典（1847~1848）及羅存德的

《英華字典》(1866~1869)是他使用的主要工具書。如上所述,這兩部辭典“important”詞條下均包含譯詞“重要”。此外,中村本人在將羅存德的辭典譯成《英華和譯字典》(1881)時,“important”詞條下原封不動地採用了羅存德的譯詞“重要”。《西國立志編》是明治時期最暢銷的譯著之一,在當時僅三千萬人口的日本,其銷量達到了驚人的百萬部,這無疑為“重要”一詞的傳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高野繁男指出,“‘重要’似乎最早出現於中村正直翻譯的《西國立志編》(1870~1871),該詞的使用始於洋學。至明治30年代,小說中也可見該詞。”^③雖然高野提到的《西國立志編》並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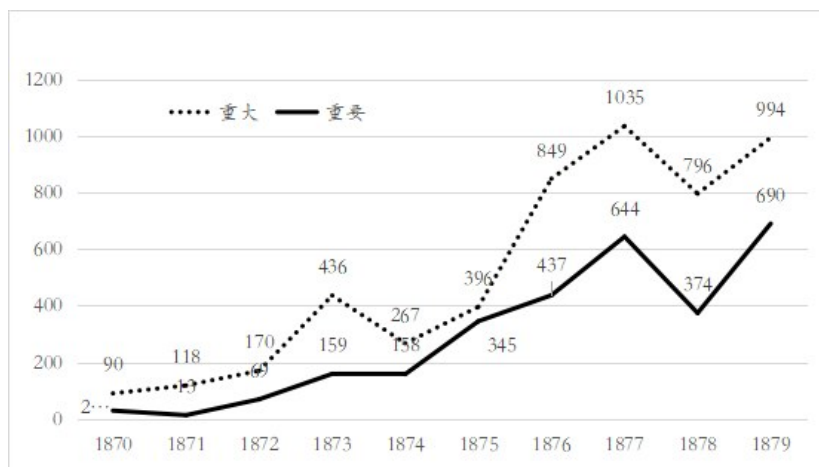


圖2 NDL Ngram Viewer 所示1870年代“重大、重要”詞頻曲線

文僅出現了2次“重要”。“重要”還沒有成為“important”唯一的,或主要的譯詞,而極有可能是為了避免同一單詞反復使用而被採納的詞,是諸多同義詞中的新成員。

使用域的大小也是判定詞語普及程度的重要指標。一個詞如果出現於多個不同領域,被不同的作者使用,保持相對較高的詞頻,並被辭典收錄,那就基本可以認定這個詞已經普及定型了。在1868~1878年這一時段,“重大”廣泛使用,已經平穩地從江戸期過渡到明治期。與之相比,“重要”首先零星出現在譯書及啟蒙性書籍中,然後逐漸擴展至廣告、新聞報導、文學作品等多個領域。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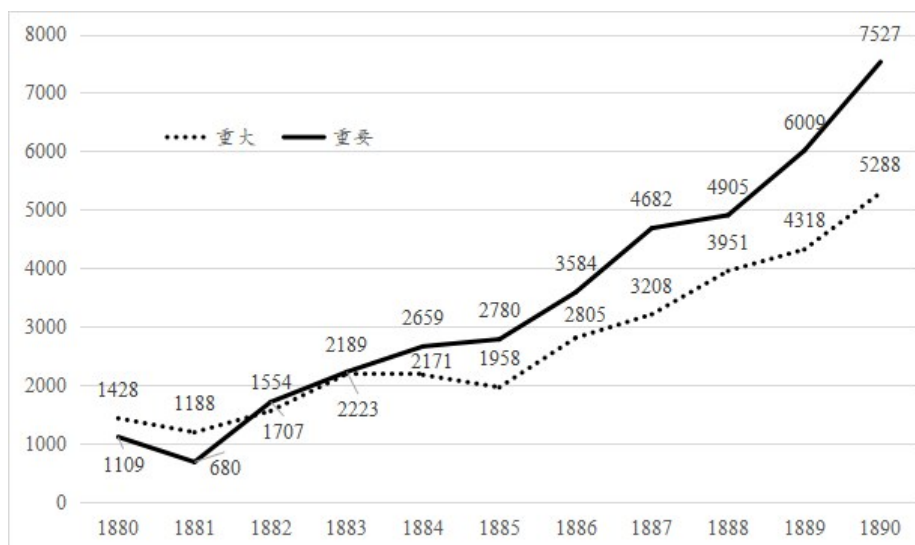


圖3 NDL Ngram Viewer 所示1880年代以後“重大、重要”詞頻曲線

“重要”的首例書證,但“重要”最早使用於洋學的主張,從目前的考察結果來看是成立的。

需要指出的是,《西國立志編》中表示“重要”概念的詞語除了“重大”以外,還有“要緊”、“切要”、“要用”等,使用頻次也較為均衡。原著出現“important”34處,“importance”32處,但譯

於篇幅,以下僅列出作者和書籍名。

津田真道譯《表記提綱》第三篇(1874)、箕作麟祥譯《明六雜誌》第5號(1874)、福澤諭吉著《文明論之概略》卷之3(1875)、《東京日日新聞》(1876年3月

18 日)、《朝日新聞》【大阪】(1881 年 6 月 30 日)、夏目漱石《我是貓》(1905)。

津田真道、箕作麟祥、福澤諭吉與《經濟小學》的譯者神田孝平、《西國立志編》的譯者中村正直一樣,都是日本最早的近代啟蒙團體——明六社的成員。他們在文章中多次使用“重要”,說明當時“重要”在知識精英中已經普及了。進入明治後僅數年,“重要”開始出現在大眾媒體的書籍廣告和新聞報導中,《東京日日新聞》、《朝日新聞》【大阪】,均為影響力很強的大報,而夏目漱石的名著《我是貓》無疑比早期其他的翻譯書擁有更多的受眾。

時任日本國立國語研究所研究員的田中牧郎曾利用構築中的日本歷史語料庫討論了詞語的文白演變問題。^④他指出了兩點:一是“重要、重大”等在綜合雜誌《太陽》中呈現為文言詞彙的特徵,“大切”等則為口語詞彙;二是“重大、重要”,尤其是後者的辭典收錄較為滯後。而本文作者進一步發現,這背後還有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即“重大”和“重要”的基本度發生了翻轉。英和辭典的譯詞順序和這一時期的詞頻變化證明了這一點。《附音插圖英和字彙》(1873)、《英和對譯辭典》(1885)、《新選英和字典》(1886)、《增補訂正英和字彙》(2 版 1887)、《附音插圖和譯英字彙》(1888)、《韋伯斯特新刊大辭書和譯字彙》(1888)等辭典的“important”詞條下只有“重大”,沒有“重要”;“重要”主要是“considerable”的譯詞。在英和辭典中“重要”與“important、importance”形成對譯關係要等到 1886 年出版的《獨英和三對字彙大全》和 1887 年出版的《明治英和字典》。^⑤在此後的辭典中,如《新譯英和辭典》(1902)、《新譯英和雙解辭典》(1908)、《模範英和辭典》(1911)等,“重要”才開始成為“important”詞條下第一位的譯詞,二者建立了牢固的對譯關係。另一方面,在和英辭典中,“重要”首見於《和英大辭典》(1896),被明確標注為名詞和形容詞。這說明“重要”在日語中獲得了“詞”的地位,而不再是臨時的字串。Ngram Viewer(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與《日語歷史語料庫》(日本國立國語研究所)的詞頻曲線也反映了進入 1880 年代後,“重要”超越“重大”,成為日語概念範疇 IMPORTANT 的“原型”(prototype)這一事實(見圖 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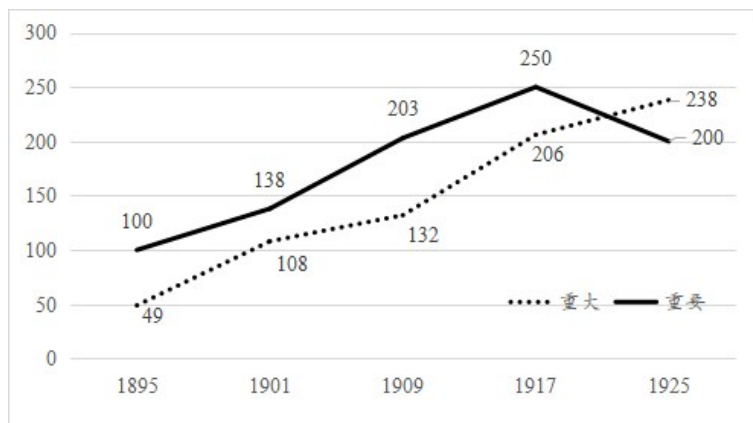


圖 4 《日語歷史語料庫》所示“重大、重要”詞頻曲線

下面讓我們看一下日語文辭典方面的情況。日本第一本被譽為近代國語辭典的《言海》(1889~1891)中“重要”沒有被立為詞條,但被用於解釋其他詞語。如“探題:置於偏遠地方的重要職務”,這裡的“探題”是日本獨有的室町時代的官職。《言海》收有近 1 萬 4 千條漢字詞,但現代日語常用的二字動詞、形容詞很多沒有被

收錄,如“優秀、正確、簡單、偉大、困難、特別;愛惜、考慮、思考、調查、壓榨”等。^⑥“重要”在其後的大型辭典《帝國大辭典》(1896)、《日本新辭林》(1897)、《言葉泉》(1898)中也未被收錄,但出現於其他詞語的釋義中,直到 1907 年出版的《辭林》,才得以單獨列為詞條。現代日語的二字動詞、形容詞,其主體部分儘管在明治中葉以後的書籍、報刊等文獻中已經有穩定的使用,但全面收錄於辭典中還需等到《言海》的改定版《大言海》(1932~1935)的出版。為何會發生這種辭典收錄大大晚於實際使用的情況?這與新詞意識較弱不無關係。因為這些詞語只是提供了新的詞形(二字詞),

而並不表示新的概念。大量二字漢字詞在這一時期被創製或頻繁使用起來。這一現象體現了詞彙體系的近代重構,與日本的言文一致運動有著密切的關係。^⑦

以上的考察結果可總結如下:“重大”通過唐話文獻較早傳入日本,與之相比,“重要”傳入的途徑是麥都思、羅存德的英華辭典,是晚到者。其後“重要”通過翻譯書《西國立志編》等廣泛傳播,與“重大”構成同義關係,並在詞頻上實現了逆轉。1880年代的英和辭典中,“重要”超越“重大”成為“important”的首選譯詞;在日本的語文辭典中,儘管“重要”被立為詞條的時間晚於“重大”,但“重要”被用來解釋“重大”,這說明前者基本度更高。隨著“重要”從譯著、啟蒙作品走向其他各類題材,其使用頻率不斷升高,最終普及定型。現代日語的概念範疇 IMPORTANT 中詞語情況大致如下:

【重い】(Omoi)除了某些特殊的句型和搭配以外,已經不再表示抽象義;

【大切】作為口語詞,更多地表達貴重的意思;

【大事】作為口語詞,表示需加以重視的意思;

【重大】無顯著文體特徵,更多地表達“嚴重”義,與“問題、影響、過失、事故”等搭配;^⑧

【重要】無文體特徵,是概念範疇 IMPORTANT 的原型(prototype),對譯“important”,與“事情、作用、要素、事項、事物、課題、問題、財產”等詞語搭配。

三、漢語“重大、重要”的普及與反轉

如前所述,“重大”、“重要”都是漢語概念範疇 IMPORTANT 的成員,但是前者是中心成員,即“原型”。在麥都思、羅存德的英華辭典中,“重要”是排序靠前的譯詞,但在實際使用中,如《申報》、《時務報》中“重要”的詞頻遠遠低於“重大”。《申報》1872年4月~1899年12月,“重大”2,030例,“重要”301例(參見圖1);^⑨《時務報》全刊,“重大”43例,“重要”4例。然而在進入20世紀以後,報刊中“重要”的使用頻率呈現出與上一世紀截然不同的傾向。檢索《中國近代報刊庫》(北京愛如生)的結果顯示,“重要”在《新民叢報》的使用情況為:1902年32例,1903年76例,1904年35例,1905年33例,1906年93例。與此前的《申報》、《時務報》形成鮮明的對比。《新民叢報》出版於日本橫濱,主要執筆人是梁啟超,該報作為資產階級改良派的刊物,影響廣泛,發行量很大。梁啟超的文章中常夾雜日語詞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重要”詞頻陡然升高的契機,表明該詞與日語的密切關係。此後,不僅與日本相關的刊物,其他報刊中也出現大量用例。以下列舉20世紀初期的部分用例:

(1)白色民族之重要者三……其最有勢力於今世者誰乎?條頓人是也。(梁啟超:《新民說二》,《新民叢報》第2號,1902年)

(2)凡衣食重要一切物品,皆產自國內,無俟他人之供給。(日本持地法三郎著,湯調鼎譯:《支那問題》,《新世界學報》壬寅第6期,1902年)

(3)電氣雖有強弱,然有調和其間使之平均者,電氣重要之性質也。(《湖北學生界》第1期,1903年)

(4)這薩利彭自作聰明,以為右首一條路,與中間一條路,最為重要。左首那條路,可以置諸不問。(《綉像小說》第21期,1904年)

(5)本部和滿洲,南北共長九千里,沿海一帶重要的口岸很多。(《安徽俗話報》第7期,1904年)

將上述用例與19世紀進行比較,可發現兩點不同:第一,文體由艱澀的文言轉向淺顯的文言,

乃至白話文,如例(4)(5)與現代漢語幾乎無異。第二,用例多與日本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如例(1)(3)所載報刊出版於日本,(2)譯自日語文章。與 19 世紀的例子相比,共同點是“重要”既可以作定語修飾名詞,也可以作謂語結句,只是白話文中與名詞銜接的助詞由“之”變成了“的”。

下面,讓我們來看一下近代影響力最大的綜合性報紙《申報》1900 年以後“重要”、“重大”的使用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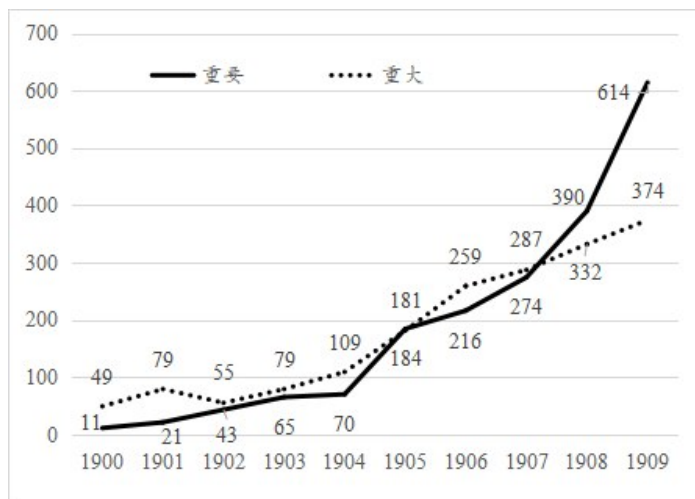


圖 5 20 世紀初《申報》中“重要”與“重大”的使用頻率

從圖 5 可以看到,《申報》中“重要”與“重大”的詞頻均呈現顯著上升的趨勢,其中“重要”的增長速度尤為明顯,“重大”則相對平緩。為了排除報紙歷年文本總量變化造成的影響,筆者對 1900~1909 年間《申報》總字數的變化進行了調查,結果顯示每年字數增長量有限,不足以引起如此劇烈的詞頻變化。此外,《申報》為國內發行的綜合性報紙,用詞與題材不存在特別偏向。由此可見,20 世紀早期“重要”已經得到廣泛使用,而這一逆轉是短期

內突然發生的,而非長期漸進式發展的結果。

“重要”在 19 世紀已被收入英華辭典,進入 20 世紀後,如下所示作為譯詞出現在更多的詞條下。麥都思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1847~1848), 5 條;羅存德《英華字典》(1866~1869), 4 條;盧公明《英華萃林韻府》(1872), 2 條;顏惠慶《英華大辭典》(1908), 64 條;翟理斯《華英字典》(1912), 1 條;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商務書館英華新字典》(1913), 8 條;赫美玲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官話)(1916), 18 條。在顏惠慶編纂的《英華大辭典》(1908)中,“重要”出現次數高達 64 次,尤為引人注目。該辭典的“例言”中提到:“是編採用諸書。暨所參考。不下數十百種。有為中國教育會本者。有為江南製造局本者。有為嚴氏所著本者。有為英和字典本者。”而實際上其譯詞主要取自《新譯英和辭典》(1902)。^⑨

下面我們再來看一下 20 世紀以後的國語辭典的情況。《辭源》(1915)、《王雲五大辭典》(1930)、《辭源續編》(1931)、《辭通》(1934)、《國語詞典》(1937)、《辭海合訂本》(1947)、《新華字典》(1954)等辭典中,“重要”最早見於《王雲五大辭典》中“重”條目下的釋義部分。在《國語詞典》(1937)裡“重要”沒有被列為詞條,僅被用來解釋“重大”:重大,尤言重要。《新華字典》(1954)裡“重”的第六項釋義中也出現了“重要”。辭典的收錄與報刊等的實際使用情況相比嚴重滯後。其他二字動詞、形容詞(含區別詞)也都存在這種情形。^⑩個中緣由需要進一步探討。

隨著“重要”成為表示相應概念的原型,與其搭配使用的詞也逐漸固定。調查結果顯示,^⑪相較於概念範疇 IMPORTANT 的其他成員,與“重要”搭配使用的詞彙意義分佈最為廣泛,涵蓋了“生物”、“具體事物”、“抽象事物”、“時空”、“生物活動”、“社會活動”等各個領域,^⑫與“者”、“問題”、“位置”、“部分”、“地位”、“人物”、“事項”、“關係”、“條件”等詞語呈高頻率共現。

四、結語

漢語詞彙在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的轉型期，經歷了不同於此前的巨大變化，這種變化具體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 (一) 獲得了一套近代科學敘事賴以成立的專業術語；
- (二) 獲得了科學敘事所需的二字形式的動詞、形容詞(含區別詞)；
- (三) 獲得了對爆炸式增長的概念加以分類整理的詞頭、詞尾等詞綴性成分；
- (四) 初步完成了以單雙相通為特徵的同義詞群的擴充。

(一)是導入近代知識體系所必需的新概念；(二)是實現言文一致的詞語基礎；(三)是對日益膨脹的概念加以體系性整理的有效手段；(四)是教育普及帶來的表達多樣化的要求。本文對形容詞“重大、重要”的考察，屬於(二)的內容，也必然地涉及到現象(四)所引發的原型化過程。上述四種現象構成了詞彙體系的現代重構，從而保證了漢語由近代向現代的轉型。需要特別強調的是，上述變化不是漢語本身自律性演化的結果，而是西學東漸、語言接觸的產物。“重大、重要”這兩個詞原本在漢語日語各自的發展軌道上行進，經過東西、東東的語言接觸與詞彙交流，最終成為中日二語的共通詞彙資源。在這一過程中，英華辭典和英和辭典都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

本文所討論的“重大、重要”並非絕無僅有的孤例，上述四個方面的研究也還有很多工作要做。聊以本文拋磚引玉，希望能引起更多的討論。

①關於古典詞的改造、激活等問題，參見沈國威：《漢語近代二字詞研究：語言接觸與漢語的近代演化》第 5 章，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 年，第 145～236 頁。

②王力：《漢語史稿》第三版，北京：中華書局，2015 年，第 501 頁。

③沈國威：《言文一致：從詞彙看現代漢語的現代性》，上海：《學術月刊》，2021 年第 12 期。

④沈國威：《漢語詞彙體系的近代重構與語言接觸》，張西平主編：《國際漢語教育史研究》第 2 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20 年，第 63～77 頁。

⑤參見周菁：《二字形容詞“優秀”的成立——基於語言交涉視角的考察》，東京：《中國語研究》，2018 年總第 60 號；另參見周菁：《中日同形詞“正確”的考源》，杭州：《浙江外國語學院學報》，2017 年第 2 期。

⑥參見周菁：《“偉大”的詞源及詞義變遷——基於漢日語言接觸的視角》，北京：《日語學習與研究》，2020 年第 3 期。

⑦所謂“概念範疇”即意義相同、相近詞語的集合，本文用英語大寫表示該概念範疇。

⑧Prototype 是名詞，譯作“原型”，也是動詞，意為 make a prototype of (a product)，在此譯作“原型化”。原型化有兩類，一類反映了百科知識，如麻雀是鳥的原型；另一類反映了語言知識，如在漢語中“妻子”是 WIFE 的原型。見沈國威：《漢語近代二字詞研究：語言接觸與漢語的近代演化》第 4 章，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 年，第 116～144 頁。

⑨參見沈國威：《漢語近代二字詞研究 3》，第 181～192 頁。以宋元以來口語詞彙為收錄對象的《近代漢語大詞典》、《近代漢語詞典》均未收錄“重大”。見許少峰主編：《近代漢語大詞典》，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白維國主編：《近代漢語詞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5 年。

⑩雖然“重要”在漢語典籍中有一定的用例，但它在古漢語中是“短語”，還不是一個結合緊密的“複合詞”。筆者認為“重要”被收入英華辭典做譯詞是其詞彙化的起點。仿語受英語翻譯的影響凝固成複合詞的討論見王力：《中國現代語法》及《中國語法理論》，見《王力全集》第 7 卷、第 8 卷，北京：中華書局，2014 年；2015 年。

⑪所謂“基本度”即指某一概念範疇中成員的分佈情況。靠近範疇中心的詞基本度高,反之則低。

⑫最早談及這一點的是王力(1943)。參見王力:《中國現代語法》;《中國語法理論》。

⑬關於下述辭典的具體情況參見沈國威:《近代英華·英華辭典解題》,日本大阪:關西大學出版部,2011年。該書中文增補版近期將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刊行。詞語檢索可以利用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英華字典資料庫”,<https://mhdb.mh.sinica.edu.tw/dictionary/index.php>。

⑭關於羅存德的英華辭典對日本的影響,參見森岡健二:《改訂近代語の成立 語彙編》,東京:明治書院,1991年。

⑮沈國威:《近代英華字典環流:從羅存德、井上哲次郎到商務印書館》,汪榮祖等:《思想史 7:英華字典與思想史研究》,台灣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7年,第64~102頁。

⑯唐話文獻即江戸時代學習漢語的課本、辭書等的資料。

⑰“重要”在蘭學文獻《砲術新篇》中的用例蒙松井利彦教授示教;《經濟小學》中共出現“重要”6例。

⑱William Ellis, *Outlines of Social Economy*,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65, Cornhill, 1850, p. 14.

⑲神田幸平早年學習儒學,後改修蘭學,未見其學習英語的記載。但1860年代日本已經完成了學術上的蘭學向英學的轉換。英華辭典也大量進入日本,為翻譯界所利用。關於神田幸平的教育背景,參見南森茂太:《神田孝平の政治・經濟論——官僚,洋學者,そして思想家として》,日本西宮:關西學院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4年。

⑳木村秀次:《西國立志編》の漢語——「英華字典」とのかかわり,東京:《新しい漢字漢文教育》,2003年第36號。

㉑Samuel Smiles, *Self-Help; with Illustrations of Character, Conduct, and Perseverance*, London: U.K. John Murray, 1868, p. 275; p. 392。筆者查閱的是1868年出版的增訂版,比中村所用的底本晚了一年。

㉒黃美靜:《『西國立志編』の詠語研究——出自と拠り所を中心に》,東京:《國語と國文學》,2007年第84卷第6號。

㉓高野繁男:《近代漢語の研究——日本語の造語法・

詠語法》,東京:明治書院,2004年,第122頁。

㉔田中牧郎:《近代書き言葉はこうしてできた》,東京:岩波書店,2013年。

㉕《明治英和字典》由多冊組成,各冊分別出版,“important (importance)”所在分冊出版於1887年。

㉖㉗參見周菁:《日本近代二字形容詞的形成——基於詞彙近代化視角的考察》,日本大阪:關西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9年;楊馳:《近代二字漢語動詞的形成與發展——基於中日語言接觸及詞彙近代化視角的考察》,日本大阪:關西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21年。

㉘田中牧郎指出,日本言文一致運動推動了口語體書面語的使用,隨著書刊受眾面變廣,書面語中原本被任意使用的大量漢字詞經歷了新舊更替,其中一部分逐步成為表示相應概念的基本詞。見田中牧郎:《近代書き言葉はこうしてできた》,東京:岩波書店,2013年,第158頁。

㉙搭配數據來自 NINJAL-LWP for TWC(《築波網絡語料庫》檢索工具),該工具採用詞彙分佈概貌搜集(Lexical Profiling)手法,能夠顯示實詞的共現關係及語法特徵。

㉚刪除了不表示 important 概念的用例。

㉛沈國威:《中國語の現代性と『英華大辭典』(1908)》,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創立70週年記念論文集: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日本大阪:游文舎,2022年,第1~20頁。

㉜《近代報刊數據庫》及北京語言大學《BCC語料庫》(語料的收錄自1872年起)的檢索結果顯示,“重要”在進入20世紀後迅速增長,並保持在一個較高的使用頻率上。

㉝詞彙意義分類參照蘇新春:《現代漢語分類詞典》,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

作者簡介:周菁,浙江工商大學東方語言與哲學學院、東西文明互鑒研究院講師,博士。杭州310018;沈國威(通訊作者),浙江工商大學東西文明互鑒研究院、日本研究中心特聘教授,日本關西大學名譽教授。

[責任編輯 桑海]